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探索*

——以兰州大学图书馆为例

赵发珍 冯虎元 王勇

摘要 数智化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使命正逐步转向信息文化培育。文章融合信息生态理论与文化生态理论,提出信息文化培育的“三层四维”生态模型框架,并以兰州大学图书馆在党建引领、学科服务、阅读推广等方面的实践为例,揭示其信息文化培育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党建引领通过价值锚定与组织学习,增强生态系统的价值统一性与过程适应性;学科服务借助嵌入科研与数据活化,重构关系共生性并丰富要素多样性;阅读推广依托品牌叙事与认同凝聚,持续催化过程适应性并巩固价值统一性。上述实践从价值引领、关系网络、文化生产等关键维度,构建协同增益的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同时,该框架能有效揭示信息文化培育的动态性、系统性与情境性,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 信息文化 高校图书馆 文化育人 生态培育

分类号 G258.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6.01.007

引用本文格式 赵发珍,冯虎元,王勇.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探索——以兰州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6,44(1):60-69.

1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命题的提出及其价值

在席卷全球的数智化浪潮中,高校图书馆正经历从“技术赋能”向“文化重塑”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意味着图书馆从强调工具理性转向注重价值理性,将其核心使命调整为支撑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服务立德树人。信息文化培育已成为图书馆实现新时代使命、完成系统性转型的核心路径。信息文化指围绕信息的识别、获取、评价、利用、创造与交流所形成的,涵盖共享价值观、行为规范、技术能力与物质环境的复合体系^[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2],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并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2015年)^[3]亦明确图书馆“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为信息文化培育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发展方向。高校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文献资源、多样的学术空间与专业的服务队伍^[4],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它能够将资源保障、空间育人、专业服务与人文浸润有机整合,构筑起一个“以文化人”的复合型生态位,从而在全员育人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前,高校图书馆在信息文化育人实践中已积累了丰富案例,但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碎片化经验梳理,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框架。尤其对图书馆信息文化自身建设的内在机理探讨不足,难以充分揭示信息文化培育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其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共生、动态演进的深层逻辑。本研究正是为了回应上述理论深化的迫切需要而展开。

2 理论审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分析框架构建

2.1 理论基础:信息生态理论与文化生态理论的综合视角

1978年美国学者霍顿(F. W. Horton)将生态学的视角引入信息学研究中并提出信息生态学理论,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图书馆循证阅读推广及读者行为干预机制研究”(编号:22CTQ011)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赵发珍,ORCID:0000-0002-2108-0674,邮箱:zhaofzh@lzu.edu.cn。



主要研究信息如何在组织内部流动及信息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5]。信息生态理论关注组织如何在业务转型与发展中保持韧性,并适应持续变化的社会环境,同时重视对组织整体信息环境的系统建构与动态维护^[6]。当前,信息生态理论核心主张发展出二要素说(信息生产与传播者、信息环境)、三要素说(信息生产与传播者、信息、信息环境)和四要素说(信息生产与传播者、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环境)等观点^[7];信息生态理论广泛应用于信息资源管理、数据科学、传播学、教育学、管理学等领域,其应用研究聚焦于人机协同^[8]、信息服务质量(信息行为)^[9]、数据(信息)治理^[10]等领域。信息生态理论使信息文化培育转为一项可系统设计、动态评估、持续优化的生态建设工程,是推动其走向实践的关键理论支撑。高校图书馆有效培育信息文化,需要对自身的“人—信息—技术—实践”生态系统进行整体的、与文化目标协同的优化与再造,从而培育出富有生命力、引领力的信息文化。

文化生态学起源于20世纪初,其关注特定环境背景下人类行为与文化的形成机制,重点考察人类如何适应周边环境以及环境又如何反作用于文化的塑造过程^[11]。自1955年美国学者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提出文化生态学以来,该理论迅速引发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关注与共鸣,相关研究广泛展开并且成果日益丰富。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12],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心态文化在内的多层次生态结构^[13]。文化生态理论强调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通常由特定人群及其文化群落、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共同构成^[14]。文化生态学在考察信息文化形态发展、演替和适应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遵循的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方法为寻求信息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并为观察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提供了一个可行理论框架。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理论解析,需要避免单一理论视角可能带来的局限与偏颇。两种理论视角的结合,恰好起到了互补作用。信息生态理论细致剖析图书馆内部信息流转各环节、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机制与优化空间。文化生态理论则宏观把握

图书馆文化角色、制度安排与外部环境(如教育使命、地域特色、数字社会趋势)的适应与互动关系。信息生态与文化生态理论的结合,为理解与设计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提供了一个系统性、动态性、情境性的理论分析视角。它要求图书馆在信息文化实践中,必须协同推进“硬”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软”的文化环境营造,使信息赋能与文化育人深度融合,最终培育出优质的信息文化生态。

2.2 框架构建:“三层四维”生态模型

从构词学角度审视,信息文化由“信息”与“文化”复合而成,其内涵超越了二者的简单叠加,指向一种在信息实践中生成、又以文化形态固化的新型复合体。“信息”强调其技术性、流动性、赋能性,关注知识的组织、传递与利用;“文化”则突出其价值性、稳定性、意义性,指向共享的信念、行为模式与集体认同。信息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内在关联^[15],即文化通过信息得以呈现,也是信息价值实现的关键路径。作为一种资源,文化依赖载体进行传承,载体的信息能力直接影响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文化的发展基于资源的持续积累与创造性转化。信息文化正是信息活动被系统赋予意义、形成规范并融入群体实践的过程与结果。将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也意味着信息文化本身是一个由信息、技术和人等核心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16]。为此,可构建一个融合外部社会生态环境与内部文化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框架^[17],从而为信息文化培育实践提供一种整合性的研究视角。

信息生态理论与文化生态理论为解析这一复合体提供了互补且必要的理论视角。信息生态理论聚焦于“信息”维度,它将高校图书馆视为一个由信息人(用户、馆员等主体)、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实践等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优化在于协调好馆员、用户、资源、平台之间的关系,使之共生共荣。该理论强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协同演进与整体平衡,有助于分析图书馆如何通过技术融合、资源整合、流程优化与服务设计,构建一个高效、可持续、适应性强的信息生态系统,从而支撑“信息文化”中信息有效流动与知识赋能这一基础目标的实现。而文化生态理论则立足于“文化”维度,它关注文化系统如何在与特定环境(包括区域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适应、整合与演变。而图书馆的文化实践活动是对其技术、制



度、用户需求等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创造性回应”。该理论引导我们审视高校图书馆作为一处文化土壤,其制度设计、空间营造、服务创新以及价值倡导,如何与更广泛的学术文化、地域文化、社会文化等相互作用,从而培育及塑造“信息文化”中文化意义与认同归属这一深层结构。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可为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构建更具整合性与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该框架将图书馆理解为一个动态、开放且自适应的信息文化生态系统,其结构由“三个层级”与“四个维度”共同构成,形成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三层结构包括:(1)宏观环境层(外部嵌入生态):指图书馆所处的社会、地域、学术与政策大环境,如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高等教育政策、区域文化特质、数字经济与社会信息伦理共识等。该层为信息文化培育提供资源条件、制度依据与价值导向,是系统与外部环境交互的边界。(2)中观组织

层(核心枢纽生态):即图书馆及其与校内外主体共同构成的核心行动场域,主要包括主体(馆员、师生、管理者)、资源(馆藏、数据、平台、空间)与制度(战略、规范、评估机制、组织文化)。该层是信息文化实践发生、关系构建与资源转化的关键层面,也是本框架的分析重点。(3)微观个体层(认知行为生态):指用户与馆员在信息活动中形成的认知结构、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念,涵盖信息素养、数字技能、文化认同、学习动机与互动偏好等。该层是宏观政策与中观实践作用的终端体现,其变化是衡量培育成效的根本指标。四维分析包括:(1)要素多样性。资源、技术、空间与人的丰富度与质量。(2)关系共生性。各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与协同机制。(3)过程适应性。系统地学习、反馈与创新调适能力。(4)价值统一性。系统共享的目标愿景与伦理共识。该框架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为理解与推动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提供了结构化的理论分析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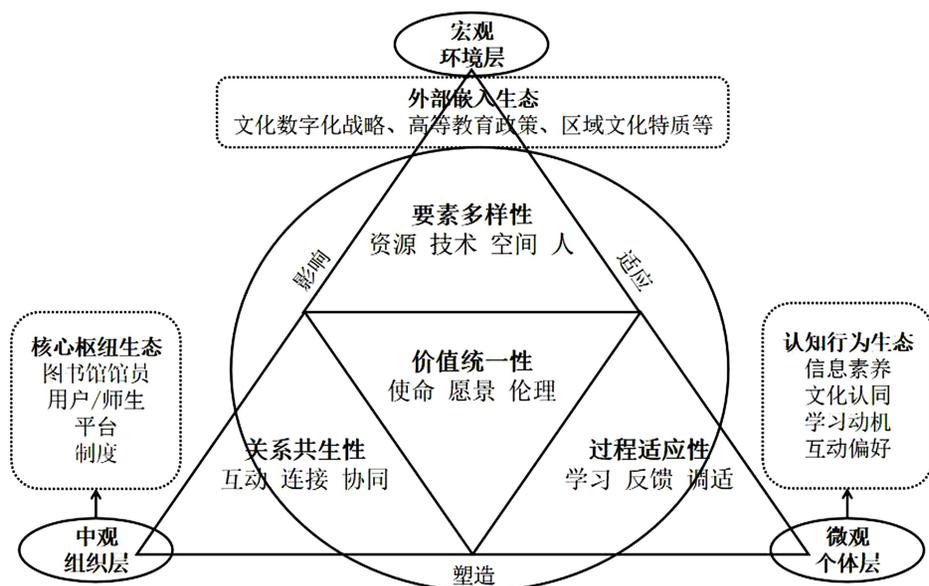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模型框架

上述信息文化培育生态框架(“三层四维”模型)强调,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或文化活动叠加,而是对其所嵌入的“信息—文化”生态系统的战略性干预与整体性优化。外部环境、图书馆组织与个体成员(馆员、用户)三者处于动态耦合之中。图书馆不仅是环境影响的接收者,也是向内塑造成员行为的关键主体;而个体亦通过持续学习与适应,完成双向的社会化过程。该框架的核心优势在于

其系统性、整合性与实践导向性。它不仅是一个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思维范式,引导图书馆管理者及研究者在思考信息文化培育时,从线性的、单点的思维,转向网络的、系统的、动态的生态思维。它回应了数智时代图书馆发展所亟需的、能够贯通“技术”与“文化”、“组织”与“个体”、“外部环境”与“内部创新”的综合性理论需求,为推动高校图书馆实现真正的范式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概念支撑与实践路线图。



3 兰州大学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的实践探索

兰州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文化培育实践,主要围绕对内培育与对外辐射两个维度系统展开,可依托信息文化培育生态框架进行系统解读。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剖析本馆在多层生态系统中的培育逻辑与实践过程。

3.1 生态位呈现:西部特质与“双一流”使命交织下的情境

生态位是事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角色定位。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实践深植于其独特的生态位之中,由鲜明的西部地域特质与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使命共同塑造,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其信息文化培育的特定情境与资源约束条件。

3.1.1 西部地域特质构成的资源禀赋与挑战

兰州大学地处中国西北,其地域特质为图书馆带来了多重性影响:(1)资源与区位的相对约束。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其在财政投入、高端技术引进、国际学术资源即时获取、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客观制约和挑战。(2)独特深厚的文化资源禀赋。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西部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与边疆文化资源。这为兰州大学图书馆建设特色化、差异化的文献资源体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宝贵素材,成为其塑造核心竞争力的独特文化资本。(3)国家战略的支点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西部地区是关键区域。这要求其图书馆应主动成为支撑相关领域战略研究、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的区域知识枢纽与信息智库。

3.1.2 “双一流”建设使命赋予的战略责任与功能期待

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兰州大学肩负着在特定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引领区域发展的重任。这对其图书馆提出了明确的高阶要求:(1)支撑一流学科创新。提供超越基础文献保障的深度知识服务、科研数据管理与学术情报分析,成为学科创新的内在赋能者。(2)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超越传统借阅服务,构建能够激发批判性思维、跨学科协作与创新实践的信息素养教育体系与智慧学习空间,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3)引领区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立足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与多民族交融背景,深度整合丝路文献、敦煌学典籍及西北地方文献

特藏,通过数字化保护、知识再造与国际化传播,将地域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术竞争力与文化自信的源泉,成为连接历史智慧与区域发展、推动文明互鉴的学术枢纽。

3.1.3 多重因素协同作用、动态交织形成的特定生态位

根据上述分析,兰州大学图书馆的生态位可概括为:在资源相对有限但文化特色鲜明的西部环境中,承担着支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服务国家区域战略的双重使命。这一生态位决定了其发展无法简单复制东部高校以雄厚资源驱动全面技术领先的模式,而必须走一条“非对称发展”路径:(1)战略聚焦。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入与学校“双一流”学科和西部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特色资源建设与专项服务。(2)价值深化。将地域“劣势”转化为文化“优势”,深耕特色文献资源,将其转化为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学术资产与文化品牌。(3)协同创新。强化“桥梁”与“枢纽”功能,积极与东部发达地区图书馆、国内外学术机构、地方文化单位开展合作,以开放协同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构建跨区域的学术服务网络。

3.2 路径展开:基于生态框架的培育实践响应

3.2.1 党建引领:价值锚定与组织学习

(1)价值锚定,通过战略对标与精神传承,确立并强化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价值统一性”。2025年图书馆三个党支部组织策划了“联学共建聚合力 业务交流促发展”主题活动,组织党员骨干(馆员)先后赴西安、成都、长三角地区等地图书馆调研交流。这种价值寻根与战略对标的跨地域调研,一方面,明确了“双一流”的战略价值。调研对象选择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双一流”强校,重点围绕学科服务、智慧图书馆、科研支持、阅读推广等方面,明确并强化本馆“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定位。例如,学习西安交通大学“课程教材门户”“钱学森读书奖”等实践,将“以生为本、服务育人”的价值具体化;考察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构知识库与数据平台,聚焦于强化学术支撑服务的“数据型”价值。这些外部经验被有选择地吸收,内化为自身战略规划(如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参照系,确保全馆上下对核心战略方向形成高度共识与统一行动。另一方面,传承了扎根西部的文化价值。调研活动注重精神谱系的认同



与地域文化的联结。学习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主题教育,强化自身在西部办学的历史责任感与艰苦奋斗的价值认同。与成都中医药大学探讨“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与甘肃简牍博物馆、榆中县图书馆共建,深化对区域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的认知。这些活动将抽象的“西部特质”转化为具体的学习议题与合作项目,巩固了图书馆作为西部知识文化保存者与传播者的独特身份认同,使“扎根西部、服务国家”的价值理念变得可感知、可践行。

(2)组织学习,构建“扫描—内化—转化”闭环,增强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过程适应性”。一方面,系统性环境扫描(向外学习)。调研覆盖东、中、西部不同类型标杆馆,内容涵盖党建、服务、资源、技术、空间、文化等全维度。这种安排兼顾了学习视野的广度与深度,实现了对行业发展前沿与多元模式的全方位扫描,使组织能敏锐感知外部变化与自身差距。另一方面,结构化反思内化(集体研讨)。每次调研后举办全馆范围的分享交流会,要求调研组成员结合本职工作分享心得、提出改进建议。这一环节至关重要,迫使个体经验上升为集体反思。通过演示汇报、座谈研讨等形式,外部信息在馆内被深度解码、质疑与重组,实现了从“简单移植”到“本土化思考”的跨越。馆长、书记带头讲授并分享体会,进一步将业务调研提升至战略与文化层面,引导全员思考“教育强国,兰大何为,图书馆何为”,以提升做好自身建设及创新服务的自觉。此外,制度化成果转化(行动落实)。学习的最终指向是行动变革。调研明确要求将其成效真正转化为工作成果,如做好“科学编制好‘十五五’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榆中校区图书馆空间再造”工程等。馆员学习心得被直接注入战略规划、服务优化、资源及空间建设、学科服务等具体项目之中。同时,与兰州理工大学、榆中县图书馆等省内图书馆开展联建共建,将学习激发的合作理念即时转化为跨组织协调网络的拓展,体现了组织将学习转化为新关系、新行动的强大适应力。

面对西部地域的资源约束与“双一流”建设的战略要求,图书馆通过党建引领,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如何作为核心机制,塑造组织信息文化生态系统的“价值统一性”与“过程适应性”。图书馆开展党建引领业务发展下的研学实践,远不止于一系列外出活动,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价值管理流程与组织学习

引擎。2026年图书馆计划继续开展研学活动。这种持续的组织学习活动,帮助图书馆及馆员个体明确了本馆作为西部高校图书馆的价值定位,增强了图书馆适应变化、学习创新的能力。通过“战略对标”锚定共同价值,确保了生态系统前进方向的统一性与使命感;通过“循环学习”促进知识转化,赋予了生态系统动态调适、持续进化的生命力。这充分证明,强有力的党建引领能够有效塑造组织生态系统的精神内核(价值统一性)与演进能力(过程适应性),是驱动高校图书馆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治理智慧。

3.2.2 学科服务:嵌入共生与数据活化

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并盘活特色资源,图书馆走入学院(学科、学者、学生),从传统支持转向深度嵌入,重构系统的“关系共生性”与丰富“要素多样性”。“走入学院”工作由图书馆资源建设部牵头组建的跨部门学科服务团队负责,该团队以深入学院一线、贴近学科、学者、学生需求为核心,系统开展文献资源建设需求调研与读者服务满意度评估,同时重点推广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等国家级文献共享平台服务与资源,提升机构知识库(IR)的服务与管理效能,加强校友学术成果的征集与文献捐赠工作,从而全面提升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一体化支撑水平。

(1)关系重构:从“服务供给”到“嵌入式共生”。2025年“走入学院”团队的优化重组与工作模式,标志着图书馆与学院关系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其核心是构建一种“嵌入式共生”网络。一方面,关系主体从“馆员—用户”变为“伙伴—伙伴”。团队明确将联络馆员定位为学院教学科研的“合作伙伴”,而非传统的信息服务提供者。通过覆盖全校37个学院的11个小组,联络馆员以学科背景为纽带,嵌入到各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层组织社群之中,进行面对面交流、需求调研与问题解决。这种深度、常态化的嵌入,使得馆员能够理解学院的真实痛点(如特定数据库需求、科研数据管理困境),学院师生也将馆员视为可信任的、可共同解决问题的“自己人”,从而建立起基于共同目标(支撑学科发展)的平等、互信的协作关系。此外,联络馆员深度融入个别院所科研团队,参与有组织科研过程。这种从“资源提供者”到



“科研合伙人”的角色转变,重构了馆员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起基于共同目标、平等协作的共生网络,显著增强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结与稳定性。

另一方面,互动模式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协同”。工作模式强调从“等待”转向“走进”。通过统一规划、主动走访(以学生及院系行政管理者开展座谈会、走访院系学者专家等),图书馆变“坐等咨询”为“上门问需”。在座谈会上馆员不仅开展宣传服务,更注重听取更广泛群体意见、记录关键问题,并与学院共同探讨资源建设如何适应学科发展趋势、把握学科发展趋势需要哪些数据支持等问题。这种互动是双向的、建设性的,旨在共同创造价值,而非单向传递服务。实现了“内外信息沟通、服务优化调整”的桥梁功能,使图书馆服务成为学院教学科研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显著增强了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的内部连通性、稳定性与协同性。

(2)要素活化:从“通用资源”到“精准化、高价值数据资产”。“走入学院”服务不仅改变了馆与院的关系,更通过系统性的需求挖掘与知识组织,活化并创造了生态系统中的高价值“信息”与“知识”要素。一方面,通过数据驱动,使隐性需求显性化,丰富“需求要素”多样性。团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调研方式(实地走访、线上问卷、数据分析、个别访谈),精准把握学院需求。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分散、隐性的用户需求信息进行系统性的采集、清洗、整合与结构化处理,将其转化为可分析、可操作的“需求数据”。例如,通过分析纸本文献借阅率、数据库浏览(下载)量等使用数据,并结合访谈获得的定性信息,有助于图书馆超越经验判断,精准识别不同学科、不同群体(如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的差异化、动态化资源需求。这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对“需求”这一关键信息要素的认知维度和精细度。另一方面,知识转化,将需求数据升维为决策知识,创造“知识资产”。调研的最终产出并非简单的问题清单,而是《“走入学院”调研报告》及据此制定的“资源采购计划”“个性化服务方案”(如学科资源导航)。这意味着原始的“需求数据”经过馆员的专业分析与整合,被提炼、转化为支撑图书馆乃至学校层面战略决策的“知识资产”。同时,通过宣传机构知识库建设并主动收集院系教师的学术成果,将学院学者的学术成果,通过图书馆的平台与专

业能力进行典藏、组织与揭示,使其转化为可供全校乃至更广范围共享、复用的“机构知识资产”。这直接优化和提升了生态系统核心“生产要素”的质量与独特性。这实质上是将独特的信息、数据转化为高质量、结构化的数字要素,极大地增强了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与“知识”要素的多样性、专深度与可用性。

图书馆“走入学院”的学科服务实践,清晰地展现了学科服务如何作为关键机制,有效重构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关系共生性”并极大丰富其“要素多样性”。通过嵌入学院现场,重构了馆院之间的共生关系,将图书馆从学术生态的边缘支持者,转变为深度参与的内部协作者。同时,通过系统性的数据采集与知识转化流程,将泛在的用户需求活化为精准的决策依据和独特的知识资产,丰富和优化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库。这一实践表明,关系网络的重构与数据要素的活化是相辅相成的:紧密的共生关系为获取高质量的需求数据提供了渠道和信任基础;而基于数据活化的精准服务,又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共生关系,共同推动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向更高效、更具价值创造力的方向演进。

3.2.3 阅读推广:品牌化叙事与凝聚认同

2025年,兰州大学图书馆“书香兰大”阅读推广品牌已走过十载征程。“书香兰大”不仅是一系列活动的集合,更是一个持续建构的品牌化叙事过程。通过系统化的故事讲述、符号塑造与认同凝聚,在动态发展中既增强了自身的“过程适应性”,也深化了内在的“价值统一性”,形成了一条兼具韧性与深度的文化育人路径。

(1)品牌化叙事:从活动到故事,从参与到认同。“书香兰大”通过主题化、系列化、影像化的叙事策略,将零散活动升华为具有情感张力与文化意义的品牌故事,从而凝聚师生认同、塑造集体记忆。一是主题串联,形成持续叙事线索。每年一个主题(如2016“悦读青春享人生”、2025“阅读浸润校园”),构建“成长—传承—创新”的品牌发展故事。同时,主题呼应时代背景,如2020“书香战疫”、2019校庆节点“迎百十校庆”,体现品牌与校园、社会的叙事同步性。二是影像化叙事,塑造情感符号。系列主题短视频《《心系书简》《书籍,春风,还有你》《穿越茫茫人海找到你》等)不再是宣传片,而是情感载体与记忆



媒介。视频内容多聚焦“人与书”“人与馆”“人与人”的相遇,强化“图书馆作为故事策源地”的叙事定位,激发观众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三是人物叙事,打造品牌人格。“风速对话”读书分享会邀请的嘉宾从校长、院士到作家、媒体人,构成多元而立体的“领读人”群像,赋予品牌以智慧、温度与时代感。同时,学生社团(读者俱乐部、阅读推广社团等)深度参与,形成“师生共治、朋辈引领”的参与式叙事,增强归属感与能动性。

(2)催化“过程适应性”:在叙事中灵活应变、持续迭代。品牌叙事并非僵化的宣传,而是在故事中嵌入变化、在认同中容纳创新,从而提升系统应对环境变迁的能力。一方面,叙事包容形式创新。从线下分享到线上直播、从纸质书展到AI荐书,每一次形式变革都被纳入“书香兰大,持续进化”的叙事框架中,成为品牌成长故事的一部分,而非断裂。例如2020年“云端阅读”被讲述为“战疫中的书香坚守”,使应急举措转化为品牌韧性叙事。另一方面,叙事驱动协同拓展。品牌故事逐渐从“图书馆主办”扩展到“多部门共创”(如学工部、团委、校外机构),叙事中强调“合力共建书香校园”,为跨系统合作提供意义支撑。

社会化阅读实践(如与海关、森林公安、乡村书屋合作)被叙述为“书香辐射社会”,拓展品牌外延的同时保持叙事统一。

(3)巩固“价值统一性”:在故事中回归初心、强化共识。品牌化叙事在应对外部变化的同时,始终通过核心符号、一致主题与价值重申,强化系统内在的价值一致性。一是核心符号的持续强化。如“风速对话”“书动青春”“一书一经典”等品牌项目持续十年,成为稳定的文化仪式,每年重现,巩固“阅读—对话—成长”的价值链条。二是情感共同体的叙事构建。通过“毕业生纪念册”“寻书之旅”“心愿墙”等互动叙事,将个体阅读体验融入集体记忆,塑造“兰大阅读共同体”认同。故事中常出现“读者与书相遇”“思想与思想相遇”等意象,强化阅读作为人际连接与自我成长的价值本质。

(4)实现“主体联动性”:在叙事中共筑网络、汇聚力。图书馆积极突破单一主导模式,与甘肃省图书馆、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团委及各学生社团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协同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共同成为阅读故事的创作者与传播者,形成多层次、固定化

的合作项目与品牌活动矩阵。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团委及各学生社团连年参与“书香兰大”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强化仪式感与集体认同;宣传部策划推广“世界读书日”主题短视频,提升品牌情感感召力;学工部、团委深入参与“风速对话”读书分享会,推动阅读从“活动参与”走向“价值对话”。对外则与甘肃省图书馆联合打造“陇韵书香季”全民阅读系列活动,通过“百馆荐书”“阅读马拉松”“诗词大赛”等跨区域活动,实现资源互通与品牌共建,拓展阅读推广的覆盖面与社会影响,使阅读推广成为连接校内外、凝聚价值认同的重要文化纽带。

图书馆“书香兰大”的品牌化运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不仅仅在做活动,更在讲故事。通过故事赋予变化以意义,用符号凝聚价值共识,从而在动态发展中实现适应性演进与认同性巩固的统一。这个故事既有时间上的延展性(十年历程),也有空间上的包容性(从馆内到社会),更有价值上的锚定性(始终服务于育人初心)。正是这种叙事能力,让图书馆在面对技术变革、社会变迁时能够灵活调整(适应性),同时在师生心中树立起一座文化灯塔(统一性)。这种周期性、可预期的文化实践仪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文化再生产过程。通过持续吸引用户参与互动,在实践中传递价值、培养习惯、积累记忆,使信息文化的培育成为一个动态、持续且富有生命力的演进过程。

3.3 系统联动:构建协同增益的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

基于信息文化培育生态分析框架审视,兰州大学图书馆的三大实践领域形成了有机协同的培育体系,即宏观层面生态位的确立,中观层面党建引领下的信息实践活动以及微观层面馆员、用户的认知转变及价值认同,共同推动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的系统性演进。尤其是在中观层面,党建引领作为价值中轴与调适引擎,通过跨地域研学、战略对标与集体反思,持续锚定“支撑一流、扎根西部”的生态价值内核,同时构建“扫描—内化—转化”的组织学习闭环,显著增强了生态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战略适应与自我革新能力,实现了价值统一性与过程适应性的协同塑造。学科服务扮演关系织网与要素活化枢纽,借由“走入学院”等机制,将馆员从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学院科研教学的“嵌入式伙伴”,重构了馆院之间平等协作、持续反馈的共生网络。在此基础上,通过



系统性需求挖掘与数据转化,将泛在的师生需求转化为精准的决策知识乃至特色学术资产,从而稳固共生关系的建立,并持续提升生态系统的要素多样性与价值内涵。阅读推广则成为文化叙事与认同生成的媒介,通过“书香兰大”等品牌化活动,构建稳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其内容深度融入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等,以可体验、可参与的故事,持续催化师生对图书馆及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在动态的过程适应性中不断巩固与再生产生态系统的价值统一性。

同时,党建引领、学科服务及阅读推广三者并非孤立展开,而是构成了“价值引领—关系嵌入—文化凝聚”的联动逻辑。党建引领为学科服务与阅读推广指明方向并提供组织活力;学科服务在深化关系的同时为文化培育供给鲜活素材与需求洞察;阅读推广则将价值与关系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认同。正是在这种多维互动、彼此增益的生态化实践中,图书馆逐步从一个文献服务场所,演进为一个具有鲜明身份认同、持续学习能力、紧密内外联结和丰富知识产出的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分别从价值引领、关系网络、文化生产及传播等关键维度,对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和塑造,有效回应其特定生态位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共同推动图书馆向一个更具适应性、凝聚力与生命力的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演进。

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的生命力,不仅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资源整合,更取决于系统是否具备动态感知、持续调节与协同演进的能力。其中,“服务质量与体验满意度监测”是微观层面维系这一系统健康运行的核心调节机制,通过系统化收集与分析用户反馈,将感知转化为优化动力,推动系统从“机械联动”走向“有机协同”。一是全面感知用户反馈。在学校层面,每年由榆中校区办公室牵头,联合图书馆等部门召开新生座谈会并开展问卷调查;同时,学校机关党委联合图书馆各党支部开展“师生面对面”等活动,系统获取师生对服务的初步满意度与宏观建议。在图书馆层面,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助馆、志愿者及社团学生座谈,开展“走入学院”系列活动,并依托馆长信箱、阅读推广项目创意征集、智慧平台与咨询台等多种渠道,持续系统地收集深度、动态的用户体验信息。二是将监测嵌入服务流程实现实时优化。监测并非事后评估,而是

贯穿服务始终的优化工具。例如,“AI 馆员”服务通过后台持续监测用户交互数据与反馈,快速迭代知识库与应答策略;智慧图书馆平台与空间服务中的实时反馈,直接指导系统功能与空间管理的调整。这种“监测—响应—优化”的嵌入式闭环,确保了生态系统的敏捷性与适应力。三是依托长期监测推动系统高阶演进。持续、系统的监测是实现协同增益从理念到实证的关键。通过对座谈会、问卷、平台反馈等数据的长期追踪与对比分析,可客观评估各类联动项目的实际成效,识别真正产生“1+1>2”增益效应的协同模式,从而为资源投入与合作深化提供依据。积累的监测数据构成了生态系统的“记忆”与“智慧”,例如多年调研数据能清晰揭示学生信息行为与需求的变化趋势,引导图书馆提前规划资源建设、服务创新与合作策略。总之,服务质量与体验满意度监测不仅是评估工具,更是驱动信息文化培育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与协同增益的核心运营机制。

4 结论与讨论:迈向生态化的信息文化培育范式

本研究构建的信息文化培育“三层四维”生态模型框架,是对现有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其理论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现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的视角转换。框架不仅关注信息活动本身,更强调人、技术、信息与制度在特定环境中的互动与平衡,将信息文化培育视为整体性、适应性的系统工程。第二,推动“文化”与“信息”在理论层面的有机融合。框架阐明文化价值对信息实践的引导作用,以及信息实践对文化形态的塑造功能,二者在生态过程中相互建构、互为表里。第三,搭建连接宏观战略与微观行为的分析桥梁。“三层四维”生态模型将宏观政策环境、地域特质与馆员、用户的微观认知与行为纳入统一解释体系,揭示外部环境如何通过组织层的中介机制影响个体文化认同,增强了研究的解释深度与现实张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兰州大学图书馆的实践案例生动诠释了信息文化生态化培育的以下三项关键运行机制。(1)价值引领与战略调适的协同机制。党建引领通过“对标研学—集体反思—战略锚定”的闭环,将“扎根西部、服务一流”的宏观价值转化为资源建设与服务的具体优先级,体现了生态系统通过主



动学习实现战略自适应的核心能力。(2)关系嵌入与知识活化的共生机制。“走入学院”团队通过常态化的嵌入服务,与师生构建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共同识别、转化隐性知识需求,并将其发展为可操作的方案或特色数据资产,揭示了高质量关系网络是知识要素得以“活化”与“增值”的基础。(3)品牌构建与意义传播的认同机制。阅读推广通过品牌化运行,构建了稳定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场景。多元主体的持续参与不断强化集体认同,表明文化认同依赖于可重复、可参与的“意义实践”过程,而非单向的信息传递。

总之,信息文化是支撑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具有显著的赋能与引领作用。作为信息文化培育的核心阵地,高校图书馆不仅为其积淀、整合与传播提供了系统化平台与资源基础,更在推动跨学科育人、深化知识服务融合、促进文化内容创新转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功能。信息文化的生态化培育范式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系统性思维框架,其核心在于推动图书馆从追求零散、孤立的“项目成果”,转向构建一个价值鲜明、关系畅通、富有韧性且持续演进的组织生态系统。唯有如此,图书馆才能在数智化进程中夯实其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与育人使命。

参考文献

- 1 陈建龙,邵燕,张慧丽,等.大学图书馆现代化的前沿课题和时代命题——《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解读[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1):17-28.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26-01-15].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 3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通知[EB/OL].[2026-01-1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 4 王学琴,李爱国.高校图书馆信息文化培育实践与探索——以东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6):35-42.

- 5 Horton W. Information ecology[J]. Journal of Systems Management, 1978(9): 32-36.
- 6 Davenport T H, Prusak L. Information ecology: maste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nviron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 7 杨雨娇,袁勤俭.信息生态理论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展望[J].现代情报,2022(5):140-148.
- 8 罗然,王晰巍,李姝璇,等.信息生态视角下AIGC驱动的人智协同共生: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J].现代情报,2026(2):126-135.
- 9 吕建强,许艳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生态治理机制研究[J].江淮论坛,2023(6):175-180.
- 10 胡玥,周凯,马文艺,等.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的公共数据安全治理政策研究[J].情报科学,2025(5):97-104.
- 11 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6):19-25.
- 12 J·H·斯图尔德,王庆仁.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J].民族译丛,1983(6):27-33.
- 13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2-154.
- 14 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4):119-124.
- 15 李桂华,任禹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信息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协同治理[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4(6):9-17.
- 16 周耀林,吴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文化研究——从信息、技术和人的角度解析[J].现代情报,2019(8):10-19.
- 17 高文珺.数字社会文化发展新特征:基于文化生态理论视角[J].学术月刊,2025(1):146-151.

作者贡献说明:

赵发珍:提出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 with 论文框架,论文撰写与定稿
冯虎元:提出选题,论文修改
王勇:资料收集,文献调研及论文修改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图书馆,甘肃兰州,730000

收稿日期:2026年1月11日

修回日期:2026年1月18日

(责任编辑:支娟)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ZHAO Fazhen FENG Huyuan WANG Yong

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urrent lack of a coh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systemic insufficiencies in practice regarding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Moving beyond traditional experience-based summaries, it aim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o this end, the paper proposes a “Three-Layer, Four-Dimensional” ecological model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instrument. Combining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ith case-based empirical validation, it illustrates and verifies the model through practic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in libraries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a dynamic, open and self-adaptive ecological system. The constructed model achieves three theoretical expansions. First, it shifts the perspective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ecological rationality”. Rather than focusing solely on discrete information activities, the framework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among human agents, technologies, in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ithin specific context, reconceptualizing cultivation as a systemic, adaptive ecological endeavor. Second, it advances a deeper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he framework elucid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here cultural values guide information practices while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 turn reshape cultural forms. Third, it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bridge connecting macro-level strategies with micro-level behaviors. By integrating macro-level policy environments, meso-level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micro-level user cognitive behaviors into a unified system, the model reveals how external influences shape individual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s of librari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Lanzhou University Library, this research further identifies three key operatio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ecological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ivation. (1) A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and strategic adaptation. Through Party-building leadership, it translates the macro-level mission of “rooting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serving for the excellence” into concrete priorities for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hrough a closed-loop process of “benchmarking research—collective reflection—strategic anchoring”. (2) A symbiotic mechanism of relational embedding and knowledge activation. The College Outreach team builds sustained trust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s through routine engagement, collaboratively identifying and transforming tacit knowledge needs into actionable solutions or distinctive data assets. (3) A recognition mechanism centered on brand building and meaning dissemination. Through branded reading promotion initiatives, the library constructs stable cultural meaning reproduction scenarios.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by diverse stakeholders reinforces collective identity, demonstrating that cultural identity relies on repeatable and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of “meaning-making practices”.

Keywords: Information Culture; Academic Libraries; Cultural-Based Education; Ecological Cultivation